

《藏地密码》作者何马最新书系  
最具神秘气质的悬疑侦探大

# 神探韩峰

永远处在童年期的犯罪狂 幕后黑手 永远带着地狱色彩的神探

何马  著

世界上有一种药丸。  
是命运之丸。  
要不选择它，  
要不自杀。

 中国画报 出版社  
CHINA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

SPRIT'S

# 神探韩峰

## 幕后黑手

何马<sup>✎</sup>著

 中国书画出版社  
CHINA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神探韩峰. 幕后黑手/何马著.—北京:中国画报出版社,2009.4  
ISBN 978-7-80220-496-6

I. 神… II. 何… III. 侦探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63966号

书 名: 神探韩峰·幕后黑手

出版人: 田 辉

作 者: 何 马

责任编辑: 张光红

编辑助理: 李 媛

策划编辑: 赵志巍 吴红菊

出版发行: 中国画报出版社

(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 邮编:100048)

电 话: 010-88417359(总编室兼传真) 010-68469781(发行部)  
010-88417417(发行部传真)

网 址: <http://www.zghbcbs.com>

电子信箱: [cpqh1985@126.com](mailto:cpqh1985@126.com)

印 刷: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

监 印: 敖 晔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5mm×1045mm 1/16

印 张: 17

版 次: 2009年9月第1版 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0-496-6

定 价: 26.00元

第一章 ◎ 察言观色

晚上吃饭时，韩峰一看庄晓军没来，在楼梯口一把推开冷镜寒，“你到楼上去叫客餐吃，我要和她单独处一处。”冷镜寒暗骂着上楼去了。

秦怡穿了件米色无袖连衣裙，紧腰窄摆更衬托出女性独有的曲线，对冷镜寒的缺席，她似乎也不介意，没有多问。

两人寒暄了一会儿，韩峰独有的带有小流氓特质的诙谐言论，常常逗得秦怡掩口偷笑，这顿烛光晚餐也算吃得其乐融融。聊过一阵之后，韩峰不再开玩笑，问：“虽然现在暂时无法调出林政的档案，但我想问一问公司里的一些情况，我想，我尽量不提有关商务机密的问题，好吗？”

秦怡点点头：“我知道，今天发生的事情太突然，我也明白你们的心情，你问吧。”

“我想先问问今天你们孙经理突然死亡的情况。于成龙和孙经理私交很好吗？”

秦怡皱起眉，摇头道：“我不是很清楚，你知道，客户部门，人事部门，后勤部门，我们都是比较独立的几个系统，我想，他们不该会有什么直接矛盾吧？”

韩峰略一沉吟，又问：“现在你们公司里，还是十大股东吗？”

秦怡点点头。韩峰道：“还是以前那些人吗？”

秦怡道：“哦不，公司里的人一直都在换，有些职务都换了三四次人了。”



“可以告诉我们现在的十大股东都有哪些人吗？”

秦怡想了想，“现在啊，有我，有晓军，董事长，名誉董事卓诚焘，广东地区总经理陈天寿，上海地区总经理单燕飞，她也是女强人，比我还小一岁吧，还有北京地区总经理麦迪，他可以算一名企业家了，重庆分行行长丰秋实，还有就是刚刚出事的 H 市分行的林政和人事部经理孙向贤。”

韩峰吃着一个丸子，烫得他从嘴里吐了出来，大吸了几口气，道：“孙经理也是十大股东！以前没听你提过！”

秦怡低声道：“他是上任董事长的侄亲，不过有传闻说他是董事长的私生子，他连家人都不敢迁到 T 市来，当然，这只是传言。事实上，因为在经商方面有头脑，老董事长是把他当做董事长人选来培养的，只是在人事部下放锻炼锻炼，可是老董事长走得突然，只把股权转让了，什么都没来得及交代……”

“老董事长怎么死的？”

“据说是癌症，我来时江先生已经是董事长了。”

“呃，对了，我们来的时候听说，十大股东死之后，如果没有专门立遗嘱转让股权的话，公司就要收回股票，再按比例分配给每一位股东？有这么回事吗？”

“是的，这是最先公司成立时定下的规矩，但不是指十大股东，而是指十一位董事。当时的十一位董事很有远见，为了防止恶意收购，所以订下了这十君子协议。”

“是为了防止恶意收购？”

“是的，这样就可以避免因突发事件而导致董事死亡给公司带来的影响。”

韩峰感兴趣地道：“具体说说。”



“如果董事没有立遗嘱，而突然死亡的话，他的财产理应由他的继承人继承。这样，就容易让不法之徒钻空子，事先控制了继承人，再杀害董事的话，公司股票就落入不法之徒手中。有了十君子协议，没有明确声明股票转让给何人，股票将自动被公司收回，这是公司为了打击经济犯罪而实施的一条计策。而董事明确声明将股票转让给什么人的话，他们也要达成协议，事先签意向书，这样，公司对股票的转移也有了解，往往可以事先通知股民，不至于引起股票市场上大的波动。”

韩峰听得一头雾水，茫然道：“不是很懂。”

秦怡显得很惊讶，问：“你不了解股市？”

“没玩过，不知道。”但秦怡眼里不经意透露的嘲笑已经被韩峰看见。

秦怡笑道：“现在不知道股票的人，已经很少了，你没听说过吗？十三亿中国人，十亿在炒股，还有三亿人，都是发行商。”

“或许我是十三亿以外的吧。不过我还是懂一点的。你们公司什么时候股改啊？”

秦怡抿嘴一笑，道：“这是最高商业机密，别说我，就是董事长也不知道啊。”

韩峰十分讶异：“什么？连你们董事长都不知道？”

“第一批试点企业是哪几家，第二批又是哪几家，这都是由国家选定的，上市公司只需要做好股东大会和拿出股改方案就可以了啊。”

看着韩峰怀疑的目光，秦怡又笑道：“就算董事长预先知道我们股改的时间，我们也不知道啊。这样说你或许不太明白吧？”

韩峰摇摇头，完全不明白，随即改变了话题。“对了，你们公司是不是每个星期都要开个会，到时候所有分区经理都要参加？”

“不能吧，这么远，每个分区经理在他们的管辖范围内，都有很多重

要的事要办，哪能每周都开会，一年能有一次就不错了，有时三五年才有一次。”

韩峰点点头，又开始大快朵颐，中间和秦怡闲聊一些公司内的事。对每一位董事都详加询问，特别是另一名女董事单燕飞，她是与老董事启开华的公子哥儿启金运交往后，其商业才能才被慢慢发现的。由于启金运好逸恶劳，没有什么本事，所以公司的事大多交给单燕飞，以至于启开华病重后，将股权交给了单燕飞。启开华死后，单燕飞与启金运感情不和，打算给启金运一笔分手费，但启金运想不通，自杀过几次，不过都没成功。

几杯酒下肚，秦怡面色红润起来，她看着韩峰，“你觉得，我这个人怎么样？”

韩峰瞪大了眼，“你吗？不错的一个人啊。又有才华，又有能力，还很有爱心，如果不是看见你坐在经理的位置上，我还真要怀疑你是幼儿园老师。”

秦怡整理了一下自己桌前的餐巾，随后道：“我知道，其实我在你们男人心里，不是十分受欢迎的。或许是因为我太成功，所以和我在一起的男人，会觉得没尊严。”

“是那些男人不懂得欣赏。”

秦怡自顾自道：“有时我也想，就在家做一名贤妻良母，何必出来闯事业？可是命运选择了你这样做，你又有办法？你呢？你们当警察的，一定很忙碌吧？每天都要面对危险的犯罪嫌疑人。”

“不啊，就是玩儿嘛，小时候有没有玩过警察抓小偷的游戏？我们的工作和那个游戏差不多，就是假枪换成了真枪罢了！”

秦怡抿嘴一笑：“你真风趣。”随即目光闪烁，盯着韩峰道，“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一直想找一名警察作为未来的伴侣，或许，是他们能给我安全感吧。”



你知道吗？我心里也和别的女人一样，我需要依靠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会害怕，家里布置得再华美，也不像一个家，总感觉缺了点什么。”

秦怡慢慢起身，一面诉说，一面向韩峰靠近，吹气如兰，淡淡的幽香直钻鼻孔，韩峰眼珠转动着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就在秦怡快触碰到韩峰的时候，韩峰手一指，说还有个案情，要和冷处讨论讨论，要先走一步，竟然闪身走了。

秦怡看着韩峰逃离，喃喃道：“如果命运选择了你，你又有办法呢？”

韩峰以最快的速度逃回客房，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冷镜寒，冷镜寒笑道：“你逃什么？这样的事情，不正是你求之不得的么？”

“我想了想，里面有问题。如果说一个女人向一个男人施展媚术是表示爱慕的话，那么她向两个男人施展媚术，这个女人就有问题了。”

冷镜寒笑道：“你怀疑她是受过训练的女特工啊？”

韩峰望着窗外灯光闪烁，冷冷地道：“没有相互了解，我不相信一见钟情。一个女人示爱，若不是那个男人太软弱、太胆怯，通常必有所图，而且，她还在与另一个男人交往。”

晚上睡觉前，他照例要了杯牛奶。冷镜寒也照例和李响他们进行了联系。

李响汇报完当天的情况后，欲言又止，冷镜寒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李响道：“没，没什么……”便戛然而挂机。

几乎与此同时，远在 H 市的丁一笑对着电脑屏幕，与电脑另一端的人进行着文字对话：“C 计划重新启动，现在开始向 H 市警方施压。”

电脑那端回复道：“好。暂时不用制造太多事端，让他们感到紧张就好。现在我将韩峰他们牢牢拖在 T 市。看来那家伙除了搞搞阴谋，耍点小聪明，



什么都不懂，哈哈，真是笑死我了。看来他们想岔了，我打算在 T 市多拖延他们几天，这对我们的计划非常有利。”

丁一笑看了阿八一眼，回复道：“不要玩火，我们不应该在最后阶段出现疏漏。”

“你总是太胆小，这就是你为什么总是难成大器的原因。你只管做好自己的事，我们的新工厂是否已经投产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好极了。你应该感到骄傲，这为我们未来的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”电脑那端的人心情大好。

丁一笑冷哼一声，“我对你的事业不感兴趣，我只要我该得的那份。”

“放心吧，少不了你的。”

……

第三日，早餐之后，冷镜寒把韩峰拖上车，要再去看看乔明刚。韩峰道：“乔明刚如果回来了，就说明他没有嫌疑；如果他没回来，我们再去有什么意思呢？”

冷镜寒不理韩峰，接起了电话，道：“有线索了？飓风车行，好的，知道了。你们要加大调查力度，不仅要快，还要仔细，绝不漏过任何一个细节。他在这里，你要和他说话吗？哦，好，我们现在就赶过去，好的好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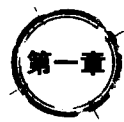
冷镜寒挂了电话，对韩峰说：“龙佳打来的。”又对司机道：“先不去南郊，先去飓风车行，知道在哪里吗？”

“不知道啊。”

“哦，是汽车行，在汽车城里。”

韩峰问冷镜寒：“为什么不把手机给我！她说什么了？”

“还记得夏末他们调查的那辆被火烧毁的汽车吗？就是袭击我们的



那辆。”

“记得，那台发动机的编码查到了？”

“是啊，他们终于查到了，发动机是法国原装的，在国内组装成车，就是T市汽车城里的飓风车行卖出去的。我们现在就去那里，看看有什么线索。”

飓风车行的推销员是个年轻小伙子，看来是汽车发烧友一族。冷镜寒道明来意，那小伙子拿出一个厚厚的本，翻阅良久，道：“是这里了。三年前买的，你们看吧。”

冷镜寒和韩峰将头凑拢一看，都瞪大了眼，登记本上写得明明白白：“乔明刚，上蔡家村三组。”

冷镜寒笑道：“用你的话说，一次巧合是巧合，几次巧合就是预谋了。现在你还有什么异议？上车吧！”

韩峰挠头道：“这里面肯定有问题，只是我还想不明白，如果能见到乔明刚，你会知道真相的。”

二人总算又到了上蔡家村，这次他们见到了乔明刚。乔明刚道：“昨天听说有公安同志找俺，俺就回来了。有什么事吗？家里坐，家里坐。”

乔明刚敦实，皮肤黝黑，韩峰只看了他一眼，便对冷镜寒道：“我就不进去了。给你十分钟，你就可以和我回去了。这人绝没有可疑之处。”

冷镜寒把他们查到的资料拿出来，对乔明刚道：“你看看这个。我们是H市刑侦处的，我们正在查一个案子，案子的凶手使用的手机号码和他驾驶的车辆，都是你的名字，如果你不能给我们一个满意的解释，你将成为第一嫌疑人。”

乔明刚急道：“俺可没有，俺可什么事也没犯啊！俺是守法的好公民，这全村人都可以作证的，俺长这么大，还从来没离开过T市呢！”

冷镜寒将他们收集的材料递给乔明刚，他看了老半天，那身份证复印件确实是他的。他努力回想着，恍然大悟：“俺想起来了！前几年，要上本地车牌照，得有本地身份证，那时，有很多人租用身份证，二百元一个，俺的身份证就是那时候借出去的。哎，又不只俺一个人借了身份证，我们村好多人都借过啊，你们干吗就调查俺呢？”

冷镜寒大失所望，又抱着一丝希望问：“你还记得借你身份证的人长什么样么？”

“啊！俺早就记不得了，都多少年前的事了。而且，那时来借身份证的人挺多了，不是一个身份证只能办一个牌照啊，我都借出去好几回了。”

冷镜寒叹息道：“你知不知道，你这样做，是犯法的，由于你的行为，使我们走了多少弯路。你不能走，必须随时接受调查，明白吗？”

“俺……俺知道错了，俺保证不再犯了，俺保证。”

冷镜寒一言不发地离开乔明刚的家。韩峰笑道：“我就知道你那条路行不通，看来是他们故意让我们绕弯路呢。还是听我的，明天我们去成安钢材厂看看胡银信。”

“你怎么一眼就断定乔明刚不是我们要找的人？”

“呵呵，种地的人总有种地的痕迹啊。”

他们开车先回飓风车行，询问是否还记得来办理购车手续的人的样貌，结果飓风车行的老板都换了三个了，哪里还有人记得那时候的事。他们又赶到卖手机的老板娘那里，自然也没有结果。

下午回到酒店时，二人更是疲惫。冷镜寒洗了把脸，灰心道：“现在只有成安钢材厂一处可去了，如果在那里我们仍然查不出什么线索，我准备明天就回去。”

韩峰叫道：“别价啊！难得出来公费旅游一次，好多地方我们都没去过，



好多东西我都还没吃过呢。”

冷镜寒冷冷地道：“要留下来，你自己留下，我反正要走了。H市还有大摊事没有解决呢。”音乐响起，他掏出手机，“喂，我是。什么！怎么可能？什么时候的事？里面连自杀的工具都没有啊，他怎么死的？撞墙！”

韩峰蹑手蹑脚准备开溜，冷镜寒淡淡地道：“韩——峰——”

韩峰展露出一个笑容，站在门口，道：“我在这里！”

“洪阿根死了，你知道吗？”

韩峰眨眼，“是吗？我不知道啊！”

冷镜寒一拍桌子：“最后和他见面长谈的人就是你，你会不知道！监视的人员说，正是与你谈话之后，洪阿根的情绪才变得很不稳定，你知道他怎么死的吗？撞墙死的！”冷镜寒知道，所有自杀的方式中，撞墙而死需要最大的勇气和力量，因为撞墙不同于其他死亡方式，它是靠自己的身体与坚硬的物体相碰撞而死，往往第一次力度把握得不会很好，常常需要忍受着剧烈的疼痛，撞击两至三次才会死亡，那需要多大的决心！

韩峰舔舔嘴，“就算他不自杀，也是难逃一死嘛，他枪杀了三条人命，还有制造公众事端，绑架人质，袭击警务人员，随便一条都可以判他死刑。”

“可是他为什么会走这么极端的路？你和他到底谈了些什么？”

韩峰跳出门外：“我们就是话家常，人死都死了，我哪里还记得谈了些什么！”说完就跑开了。

韩峰回头看看楼上，心想：“还好，老乌龟没有刨根问底。”不知不觉，已经下到二楼饭厅，闻着各式爆炒小菜，韩峰流着口水，摸着“咕咕”直叫的肚子，实在是垂涎欲滴。

一名女子从饭桌边起身，向门口走来，韩峰眼睛一亮，拉长了声音叫道：“美——女——”

人家不理他，从他身旁经过时，他就嘬起嘴吹口哨。这四星级酒店内，不少中外游客，韩峰这么一吹，大家的目光都集中了过来。这时，与那美女一桌的一名男子站起来，韩峰还以为那人要找自己麻烦，但那男的激动地道：“燕飞，你不能这样！爸爸已经把什么都给你了，你不可以离开我！”显然不是对韩峰说的。

韩峰看着那叫燕飞的美艳女子，她却连头也没回，在韩峰面前停一停，冷冷地道：“要怪，就怪你自己太懦弱，烂泥扶不上墙。公司里还有很多事等着我去处理，你，就不要跟来了。”说完，竟意味深长地看了韩峰一眼。

韩峰自然不会怕和人对眼，一时手痒，竟然在燕飞经过时在她身上肥厚处大力拍了一下。燕飞横眉道：“别以为你是冒牌警察，就可以胡作非为。如果有第二次，我就让保安把你抓起来！”

韩峰笑道：“美女，何必那么认真呢，玩玩儿嘛。”

燕飞冷哼一声，掉头就走。那男子全看在眼里，追了出来，趴在二楼雕栏上大叫：“为什么！燕飞！为什么别的男人都可以随便碰你！你却对我始终冷冰冰！为什么？”

韩峰走过去，拍拍那男人的肩膀，“兄弟，天下美女如云，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。她这样做，就是看透了你得不到她，所以才更在意她。”

那男人转过头来，一口酒气，喷在韩峰脸上，“你知道什么，你什么都不知道！”

韩峰似笑非笑，“我知道，你是富家子弟，可惜现在已经没落了，以前青睐你的女子，也都离开了你。你什么都害怕，不敢大胆地表露自己的情感，你没有什么专长，总认为自己一无是处，你害怕孤独，无法独自生活，你的童年受到了过多溺爱，在你父亲去世后，你孤苦无依靠，精神很空虚。想过自杀吗？还是害怕死亡吧？”



那男子瞪着惊恐的大眼睛，仿佛看见了大神。韩峰接着道：“我说得没错吧？你的软弱写在你的脸上，可这并不代表你的本身。如果你自己肯努力，哪有做不到的事？”

那男子道：“我不认识你。”

“我也不认识你，我叫韩峰，来自H市。”

那男子平静下来：“我叫启金运，上海来的。我爸爸曾是T市最大的金融机构恒福银行的大股东，现在他死了，股东却不是我。”原来，这人就是启开华的独子启金运，方才那美女就是单燕飞。

“哦！我们边吃边聊。服务员，上菜！”韩峰将手搭在启金运的肩膀上。

不到十分钟，两人就开始称兄道弟了，你一杯我一杯，韩峰不断点菜，反正有人给钱，就不用客气了。

韩峰大谈人生之道，无外乎坑蒙拐骗，吃喝嫖赌。启金运喝得舌头都大了，道：“兄弟，我告诉你，我长这么大，还从来没有喝得这么痛快过！以前父母在时，他们老管我，什么事都替我操办妥当，结果我什么都不会。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，你告诉我那些道理，才是真道理。做哥哥的我，这些年都白活了，你说怎么不叫我早碰到你呢？”

“话又说回来了，你父母就你这么一根独苗，怎么会把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单燕飞呢？”

“她是我父亲给我找的对象，也不知道父亲从哪里找来的。她刚来的时候，确实对我父母都非常好，在公司业务上也是父亲的得力帮手，我记得父亲曾说过，燕飞是个人才，他要留住她。或许就是为了宽她心，暂时将股权的名字做了更改。他或许是想，日后我们结了婚，怎么说也算夫妻共同财产，可他竟然走得那么快。”

“那她对你呢？她起初对你也一定非常好吧？”



“好什么！她什么事都要管着我，和我父母差不多，就跟那学校里的老师似的。”

“你父亲怎么死的？”

“癌症。我妈前年去世，父亲去年去世，都是得的癌症。我父亲脾气不好，但身体一直很好，没想到说病就病了，还是不治之症。唉，最没想到的是，父亲一去，燕飞，那，那婊子，她对我竟然完全变了！”

“你父亲一直脾气不好么，是很容易动怒吗？难怪你的性格如此优柔寡断。”

“他就是一火暴脾气，不然也不会在他死后，灵柩上被人贴上‘暴怒’的字条了。”

“什么！”韩峰一声惊呼，从椅子上站了起来，把周围的人都吓了一跳。“你是说，你父亲死后，灵柩上被人贴上了‘暴怒’两个字？”

“是的，是写在一张小纸条上的，当时送灵柩的人很多，也不知道是谁贴上去的，多半是公司里对父亲有意见的人贴的。”

“你说你母亲也是死于癌症？与你父亲前后相隔不到一年？”

“嗯，而且，都是很奇怪的癌症，我母亲得的是，叫什么肾上腺内分泌癌？”

“肾上腺神经内分泌癌。”

“对，我父亲得的呢，更稀奇，医生都说，是一种新的癌变，以前没见过的。你知道，上海的癌症治疗水平在全国名列前茅，他们都没见过。而且发病真的很快，从发现到死亡，还不到一个月就……”

“你和你父母是住在一起的吗？”

“以前是，不过燕飞来了后，他们很放心我，我就和燕飞搬出来住了。”

“她什么时候来的？你们什么时候搬出来住的？”



“我认识燕飞，有三年了吧？半年后我们就搬出来独住了。”

“对于你父母的死，你就从来没怀疑过？”

启金运傻乎乎地道：“怀疑？怀疑什么？难道还可以下毒使人得癌症？”

“让人得癌症的方法，太多了。”再低头看启金运，他已经半醉不醒了，也没听见。

韩峰摇醒他：“你父母住的地方，没有被变卖吧？”

“没有，卖了我住哪里去？还在上海市郊。单燕飞这个婆娘，她躲在T市和情人鬼混，以为我不知道，我从上海赶来，只希望她看在我父亲对她的栽培上能回心转意，没想到她竟然如此绝情。”

“那你怎么知道在这里能找到她？”

“我怎么不知道，这酒楼是他们银行投资修建的，他们公司高管住这里不付钱，搞什么偷偷摸摸的事情，不都在这酒楼里么！”

韩峰又愣了半晌，若有所思地对启金运道：“今天我们谈得很高兴，以后就照着我说给你做的那样做，肯定能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男人。你的手机暂时放我这里，你要走的时候与我联系。”说着，他把人家的手机拿了。

“我……我送，我送给你。这点钱哥哥还是有的。”

韩峰掂量掂量手机，“我拿这个东西有什么用？只是你记得住这个号码，好与我联系。你要回去，一定要告诉我，因为这不仅关乎你父母的死因，还与你的性命有关！”

韩峰一回到房间，就对冷镜寒道：“马上通知龙佳，把林政和卢芳的照片传真过来。”

冷镜寒接通电话，道：“龙佳吗？我，冷处，把林政和卢芳的照片准备好，传真过来。对，韩峰要，不知道这小子要做什么！”

韩峰一把抢过手机。“喂，龙佳吗？照片，找快些，我这边电脑已经打开

了。好，好，马上发过来。”很快，打印机“咔嚓咔嚓”打出二人的相片。

“那个洪阿根——”冷镜寒还没说完，韩峰已经拿起纸冲了出去。

前台服务厅，韩峰假冒警察身份，拿出林政的照片，问道：“认识这两个人吗？”

服务小姐笑道：“林经理和他的情人嘛，常常到我们酒店来，我怎么会不认识呢？”

“他们都什么时候来？”

“他们每个周末都来一次，不过，已经有两个月没见到他们了。”

“这种情况持续了多久？”

“有一年了吧？他们来的时候还怕人发现呢，每次都是林经理先来，把房间找好，那女人要等十分钟才进来，开始的时候，我们还以为他们是夫妻呢。”

“后来怎么又知道不是了呢？”

“那是于经理，有一次无意中说破了，我们才知道他们不是夫妻。”

“于经理？恒福银行的客户经理吗？”

“对呀。不知道他和林先生有什么过节，那次醉酒后，嚷嚷着要把林经理杀了呢。”

“那你还记得当时于经理怎么说的吗？我要原话。”

“我要杀了那对狗男女。大致就是这样说的吧，我记不清了。”

韩峰点点头，他似乎已经有些明白了。

回到房间，冷镜寒面色阴晴不定，韩峰先交代道：“不是我不告诉你洪阿根的事，而是告诉你你也不明白。”

“不是因为洪阿根，刚才李响他们又来电话了，H市的情况很不好。李响他们对丁一笑的跟踪也非常困难，已经跟丢了好几次了。”